

憶林長民老師

陳 頤

奈何精悍身，猝變委地骸；

才命不相副，見財卽禍胎。

吾師林長民先生，字宗孟，福建閩侯人。生於清光緒丙子年六月十四日（一八七六年七月十六日）遇難於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十二月二十四日，享壽五十歲。父孝恂，字伯穎，前清翰林，歷官浙江金華，孝豐，仁和，石門諸州縣。伯穎能醫，習技擊，對西方政治思想頗能接受，在其同輩中稱進步分子，嘗僑寓杭州，爲師延林紓（琴南）課國學，延林萬里（白水）授新學，延日人嵯峨峙教日文。光緒廿三年丁酉（一八七九）師秀才中式，旋即棄舉業返福州。從華南女子大學教授華惠德師姑 miss Ethes Wallace 習英文，中，英，日文造詣，遂皆深邃。一九〇六年赴日，入早稻田大學攻政治。其慷慨俊爽，宏抱偉志，爲儕輩欽，被推爲留日福建同鄉會會長，與日本名人中野正剛，風見章等爲同班學友，與日本政治家犬養毅，尾崎行雄交誼尤篤。國內

名流如張謇，岑春煊亦互垂青眼。當時留日立憲派人士梁啟超，湯化龍，劉崇佑以及君憲派之楊度，同盟會之黃興，宋教仁皆通聲氣。或有以黃，宋與君政見相左，君何與其交厚若此？師謂：「凡政治家首貴氣度恢宏，有容人雅量，黃，宋皆當世美材，豈可以政治主張不同，遂並私交而廢之？且現今國勢瞬息萬變，安保各派無殊途同歸之一日，矧彼此見解雖有不同，而所以救國救民之用心又何嘗不同！」聞者莫不欽佩。

關於青年報國之道，林師極力反對青年自殺行爲。光緒卅三年（一九〇七）我國留日學生，暑期乘輪返國，抵門司時，波平如鏡，船中人士羣集艙面，或步或談，有閩人陳不浮者，新畢業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班，隅坐獨飲，微醉，忽起立演說：「列強侵略中國甚急，滅亡之禍迫在眉睫，而舉國醉生夢死，冥然罔覺，其稍有識者，亦無一肯爲魯仲連，楚靈均，以喚起國魂，吾願首爲之倡。」語畢，忽攀登船欄，一躍入海，衆阻之莫及，船主立命停航，放舢板撈救，門司雖爲內海，然海面甚闊，歷三十分鐘卒無所獲，全船

感動集資爲謀善後。吾師劉以芬（幼衡）亦乘是輪，特撰輓聯：「滄海橫流，同舟愧乏扶傾策。東方始旦，一死嚇醒酣睡人。」一面推人返東京向宗孟師報告，並籌開追悼會，他大不以陳之死爲然，認爲人之生命至爲寶貴，可爲國家建功，爲社會造福。故輓句云：「無所效而逃，名曰逋戶。忍自戕其命，罪浮殺人。」友人以其持論過激，師慨然曰：「今日國勢危殆若此，全賴有識之士相與戮力，庶足以圖挽救，若人人皆以死了責，徒竊愛國之名，而不舉救國之實，前途尙可問乎？吾寧得罪死者，不願使生者羣相效尤，致貽無窮之患。」其言殊有特見，一時留學界奉爲嘉箴。

一九〇九年，林師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，返國之後，對於清廷廷試留學生，授予進士翰林之攬絡，拒不接。其時師聲華籍甚，各省督撫交相延聘，終以桑梓誼切，應福建諮議局聘爲書記長，兼任官立法政學堂教務長。辛亥革命時，各省諮議局代表齊集上海，議設臨時政府及大元帥，師主張以黎元洪爲大元帥，語切直，遂與其他

政黨意見不合。數日後，林師偕浙江代表屈映光同赴南京，甫抵下關車站，即遇刺，兇手為屈氏所陪，幸免於難。語所謂：「不教人忌是庸才。」

「誠然。辛亥革命成功，中華民國誕生，國父當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）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，師被推為閩省代表，參與臨時約法之議訂。旋當選衆議員，並被推任參議院祕書長。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師以祕書長兼憲法起草委員會職務。在天壇議憲期中，師曾參加憲法研究會，當世人多稱其為研究系之魁傑。當時民主黨，共和黨，統一黨合併而成進步黨，師與梁啟超，湯化龍等均為進步黨的領導人物。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師任司法總長。民國七年（一九一八）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，外長陸徵祥出席巴黎和會，徐世昌總統特在府內設外交委員會為外交政策輔助決定之機關，師任委員兼事務主任。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世界國聯總會開大會於意大利之米蘭，師被推為中國國聯同志會首席代表，同行者有張君勱，王世杰諸氏，師在大會演說極獲各方重視。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被選任天壇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，嗣被推為委員長，制定憲法五部十四章，一百六十條。備極辛勞，勳績尤著。師為清末民初間，致力於中國憲政及國會制度之重要政治家，其畢生志業，皆以憲政與國會為中心，一度參加內閣，一度帷幄外交，為期均暫。遊歷英倫歐洲後，對於中國將捲入共產過激主義之危機，早有警覺。嘗以「自殺政策」警告日本軍閥。其高瞻遠矚，堪稱一代人豪，為中國憲政運動有數人物。

長髯飄拂詞采俊美

師任外交委員會委員時，適巴黎和會中，日本要求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侵略權益，中日兩國爭持不下，然日本藉口膠濟鐵路換文事，外交情況惡化。時國外交協會委員梁啟超奉命赴歐考察，旅次巴黎。四月底急電外交協會，請警告政府及國民，嚴責各全權代表，萬勿簽署。五月一日晚，師以新聞稿一件，託其摯友梁敬錚（和鈞）先生（時任職外交委員會）交晨報館發表。總編輯陳天生雖表歡迎，然慮報館將因而被封，堅持必須外交委員會負責人署名，始允發表。師遂以下列文字於五月二日披露於北京晨報：

山東亡矣

林長民

膠州亡矣，山東亡矣，國不國矣！此惡耗前兩日僕即聞之。今得梁任公電，乃證實矣。聞前次四國會議時，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利交由五國處理，我國所要求者，再由五國交還我國；不知為何，形勢遽變。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，但執一九一五年之廿一條約，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。……此皆吾國民所不能承認者也。國亡無日，願合四萬萬民衆，誓死圖之！

此文披露之第二日（五，三）北大壁報，貼出十三校學生代表，召開緊急會議通告。當晚緊急會議，決定五月四日正午在天安門開會並遊行示威。是日午間，十三校學生數千人，即在天安門揚旗開會，五四運動就此爆發。林師此段文字

不但激起數千學生的愛國運動，並引起日本公使小幡西吉的抗議；不但斷送了曹汝霖，陸徵祥等的終身政治生涯，還斷了徐世昌總統和林長民師的兩代交誼！

開會及遊行示威中，學生被捕共三十二人，乃由師及汪大燮先生，王寵惠先生三人具保獲釋。至於日本小幡公使對我國之抗議書：「連日中國商學各界，以山東問題，羣起抵制日貨，本公使深致不憚！晨報及國民公報載有林長民君外交問題，警告國人一文，內有「山東亡矣，國不國矣，聯合我四萬萬民衆，合力圖之」等語。此次學潮，自與此文不無關係，應請貴國政府警告林君，加以取締，請限期答覆！」

五四運動自有其時代思潮與背景，然綜觀北京十三校學生之開會，遊行，係直接受師「山東亡矣」一文之引發；被捕學生三十二人之保釋，係由師署名負責；日本公使之抗議書且指名警告要求取締。則師對於五四運動之策動灼然可見。

回憶宣統二年（一九一〇）春間，筆者隨先父參加大表哥林達夫（係二舅父林公澤西的長子）結婚典禮，這是遜清末葉，福州第一次舉行文明結婚的典禮，他們是自由戀愛而成功的結合，假官立法政學堂舉行婚禮。師任證婚人，師致詞略謂：「……婚姻必須建立在愛的基礎上面，愛是建立美滿幸福家庭的礎石。」以愛為婚姻基礎，今日視之固為當然，但在六十年前言之，自然是語警四座。並舉英哲培根：「妻子是青年人的愛人，是壯年人的伴侶，是老年人之保姆。」之言為喻，益見師對人生體認之真切。師相貌嚴肅，

長髯飄拂，辭采俊美，全體來賓嚮往不已。婚禮後，舅父邀我拜見這位令人欽敬的長者。這是我最初認識林師的機會。迨民國六年夏，隨舅父旅居故都，他與宗孟師係早稻田大學同學，過從甚密，遂命我向他們下執贄，從此得以時親教誨；蒙師惠贈精美中堂一幅，摺扇一把，筆酣墨舞書法精妙，以之示人，皆珍如拱璧。記得林語堂先生早年所著英文版生活的藝術一書中，特刊林長民先生的書法一幅，其墨蹟之名貴，可以想見。

林師熱心教育，以立憲勢在必行，亟宜儲才備用，他以為要辦良好的法政教育，既難望諸滿清政府，唯有由私人致力興學，乃聯絡同志，假福州城內白水井劉氏花園地址，創辦私立法政專

門學校（即今福建學院）公推師任校長。既招生，投考人數，遠超預期之上，有已肄業官立法政學堂者，棄而就讀本校。宣統三年（一九一）四月六日，舉行開學典禮，官紳均被邀參加，規模畢具，設備完整，皆大讚佩！迨民國十四年春，學校改制為私立福建大學，校董會公推師續任校長，師悉力學劃，增加科系，充實設備，添聘教授，校務蒸蒸日上，遂成為吾閩人才薈澤。筆者亦為著藉門下的一人。

制憲先驅一代殊勳

師守正不阿，有担当，有膽識，其為政深戒官僚與鄉愿。平生最痛恨貪污，所以陳衍（石遺）

先生詩謂：「為

權不要津，為利不多財」似貶而實極褒之也。師的高度愛國情操，和言行如一，是中國讀書人的典型。民國六年（一九一七）司法總長任內，勵精圖治，潔己奉公，

於司法制度之建立，司法行政之改進，司法職權之推行，司法積弊之清除，靡不殫精竭慮，全力以赴，奠立清

明之法治，以為施政之楷模，貢獻良鉅。其時袁世凱表弟張鎮芳以參與張勳復辟內亂罪，被判無期徒刑，張聲金十萬元，作要求特赦之賄賂，為師所嚴拒，其公忠體國，風骨嶙峋之志節，為國人所推崇，胡適博士對於此事，尤為推許。

師長於政事，而文章亦光芒萬丈，時文運方新，師適逢其會，故於古文辭外，亦間作白話詩。有賀吾鄉林貽書學政六十壽詩，口語天成，有非名家所能及者，詩云：「世俗愛做壽，近來尤喘嘩，人人愛詩文，稱述他爹媽，爹既比古人，媽亦今大家，若是做雙壽，鴻光來矜誇，我那兒有空，下筆恭維他。彥京好孩子，孝敬老太爺，表章兩全事，事實倒不差，分箋來索詩，我詩太槎枒，貽書三先生，認識我的爹，我小的時候，常聽爺咨嗟，稱贊文恭後，個個有才華，後聞先生顯，更乘東海槎，我時在日本，嚟覲迎公車，一覽已無餘，公言無乃誇，前事一轉眼，滄海填平沙，先生六十歲，我髮也成華，六十不為老，公健尤有加，我爹早謝世，楸樹幾開花，彥京諸兄弟，汝真福人呀，做壽來娛親，用意良可嘉，倘若舉百觴，那麼就過奢，門外多飢寒，日暮啼無家！」

民國十一年冬，陳石遺先生入都，訪師於京邸，師留飲，盡室出陪，並約石遺師先作白話詩，此一代大詩人，竟慨然下筆，足見師魔力之強，詩云：「七年不見林宗孟，鬢去長髯貌瘦勁，入都五旬僅兩面，但用心親辭貌敬，狂既勝癡瘦勝肥，目之於色亦論定，縱談政學無不有，引觀內室詳圖鏡……」宗孟留飲索詩記之並約作軀解語。



民國十四年冬，北京又發生政變，馮玉祥部下鹿鍾麟，乘衛戍北京之便，忽逮捕段政府的重要官員與段執政的親信幕僚。時駐紮京奉路的奉軍郭松齡軍長，受馮玉祥國民軍的煽動，叛張作霖而自立。禮聘名流，出關相助。時師在北京感受馮玉祥部將之威脅，欲藉是以自脫北京的樊籠，乃於十一月三十晚，秘密離京，晤郭於錦州，初意欲由白旗堡渡遼河入營口，以自返於天津。惜是多遼河水凍未合，驟車不得渡，乃隨軍至蘇家屯。日本關東軍，懼國民軍勢力侵入東北，乃阻郭軍的前進。十二月二十三日郭軍進白旗堡，距奉天僅一日程，遇伏全軍盡潰，郭夫婦被擒，師在亂軍中為流彈所中，遂遇難。遇難前夕，與同行而生還者，閩人李孟魯同寓於某村樓上，躑躅樓前，輒自念「無端與人共患難」不置，足見師之出京，原期避禍，豈附叛將以賈功名，避禍而竟得禍，亦可哀也爾。

噩耗傳來，國人哀之！時吾師陳毀庵（寶琛）特撰輓聯：「委身邪世傷非命。念舊儒門惜此才」

！」梁啟超先生亦輓一聯：「不有廢，誰能興，十年轉漏補苴，直愚公移山已耳。均是死，庸奚擇？一朝感激意氣，遂捨身飼虎為之。」石遺先生聞耗，詩以哀之，出語沉痛而真摯，於師之出處才命之數頗有斷語，頗髣髴師之平生，詩云：「哀宗孟！強死能無痛，如君乃至哀，為權不要津，為利不多財，法律不能言，主持世所哈，投筆忽從戎，又非軍旅才，或歟投禍亂，禍亂徧九垓，事敗鳥獸散，事集博省台，捷足跳而免，舍旃勿徘徊，誰順與誰逆，誰正與誰乖，聽直呼臯陶，臯陶付一唉，君嘗喜自負，狀貌頗奇佻，行年二三十，攬鏡已於思，或言長蠶人，往往遭禍災，關（羽）張（華）陸（雲）謝（靈）輩，美髯皆緣類，久之君髯去，乃復遭折摧，君父古循良，君母隱裙釵，我識六十年，世事幾推排，前年飲君家，舉家坐上陪，我願之色喜，犀角諸童孩，今年一深語，黯然別傷懷，奈何精悍身，猝變委地骸。才命不相副，見才即禍胎，身後付旁妻，稚子善栽培。」

章士釗在甲寅週刊上說：「……人生之祕，吾聞人多矣，惟宗孟參得最透，故凡與宗孟計事，決不至搔不癢，言情尤無曲不到，真安琪兒也。又曰：偽言偽行宗孟之所最惡，彼生平缺失，輒向人言之，負謗亦從不置辯，如此美才，竟死於飛彈之下，傷哉傷哉。」

胡適博士說：「宗孟先生曾經答應了寫他的五十歲生日的紀念文，到了生日那一天，他對我說：適之！今年實在太忙了，自述寫不成了，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。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，不上半年，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裏，他那富戲劇性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。」不勝感慨與惋惜！

榕城各界，特為之舉行追悼會，自大總統以下皆派代表致祭，身後哀榮，頗足慰吾師於泉下。筆者當時亦撰一輓章句云：「奠民主自由之基，制憲仰先驅，一代殊勳垂寰宇。恭親灑掃應對之訓，教澤貽後世，千秋遺愛在人間。」略誌哀思於萬一。

中外文庫 健康長壽之路

楊森等著 定價拾捌元

健康長壽之路要目：楊森「我的養生之道」「我的養生祕訣，家庭生活」「醫藥罔效、怪病自療」李先聞「三次生病記」徐荻芬「排除煩惱十項辦法」王撫洲「歡笑聲中習瑜伽術」王雲五「我怎樣保持健康」李抱忱「不知老之將至」韓介白「百齡翁談養生」。